

助词的功用、演化 及其构式

张谊生 著



創刊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助词的功用、演化 及其构式

张谊生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助词的功用、演化及其构式/张谊生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239-5

I. ①助…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助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122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助词的功用、演化及其构式

张谊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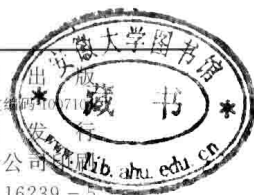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 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39-5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5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助词概说	1
一、助词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沿革	1
二、助词的性质、范围与类别	4
三、助词与其他词类及词缀、附缀的划界	7
四、助词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
五、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安排	13
第二章 时体助词及时制助词	18
一、总论	18
二、持续体助词“中”的性质与功能	37
三、体助词“中”和“间”的区别与联系	60
四、“中”和“间”表时体的演化历程与动因	80
五、时制助词“来着”的个性特征	103
第三章 结构助词及相关构式	120
一、总论	120
二、结构助词“的”和“之”的前置	145
三、结构助词“个”的虚化历程和语用功能	162
四、新兴补语结构助词“到”的形成及其功用	186
五、与结构助词“之”相关的格式	215
第四章 比况助词及摹状助词	232
一、总论	232

二、“X 似的”及“像/跟 X 似的”的内部差异	249
三、摹状助词“状”的性质与功用	268
四、摹状助词“状、相、样”及其构式	291
五、准摹状助词“式”的性质、功能与作用	319
第五章 表数助词及列举助词	344
一、总论	344
二、表数助词“来”和“多”的多角度比较	348
三、表数助词“把”的分布特征与表义方式	364
四、列举助词“等”和“等等”的内涵与功能	379
五、列举助词的综合考察和多维比较	392
第六章 限定助词及相关构式	414
一、总论	414
二、助词“们”的选择与“N 们”的功用	421
三、助词“连”及其连字构式的功能和作用	445
四、助词“给”的性质、限制与功用	467
五、助词“被”的使用条件和表义功用	489
六、助词“的话”的附着对象和表义构式	514
后记	536

第一章 助词概说

一、助词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就有“助辞”“助字”“助语辞”和“助语”“语助”等说法。不过,历史上所说的“助辞”“助字”等,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助词”所指并不相同,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学的一种虚词词类,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语文学意义上的称谓,其所指对象不一,范围可大可小。

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吾]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此外,宋代陈骙在《文则》中,王澐在《唐语林·文学》中,金代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一》中,也都提到了“助辞”或“助字”。然而,综观各家具体所指,主要就是一些“乎、欤、耶、哉、夫、耳、焉、也”之类的语气词,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以、之、乃”等其他类别的虚词。到了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以及清初刘淇的《助字辨略》等专书中,“语助”“助字”所指的领域逐渐扩展,其范围大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整个的虚词,涉及现代意义上的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乃至少量的代词、虚词性固定短语等。

19世纪末,当汉语语法学的先驱马建忠在借鉴和模仿西洋语法的基础上撰写《马氏文通》时,他觉得,汉语中有相当一些可以用以传信、传疑,起辅助作用的虚词,譬如“也、矣、耳、乎、哉”等,似乎很难归入西洋传统语法词类体系中的任何一类,因此就在继承传统语文学的“助

辞”“助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立了一类与其他虚字并列的“助字(词)”。他的基本观点是:“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尽管马建忠对“助字者,华文所独”和“济夫动字不变之穷”的理解,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语言实际,具体的分析也不一定全面、准确,但是他在名、动、静、代、状、连、介、叹之外另立一类,完整地创立了一个汉语虚词的小类——助字,其筚路蓝缕之功自然是不容抹杀的。不管怎么讲,作为一种语法学上的词类,助字(词)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是马建忠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自马建忠以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语法理论为背景的,也不管是为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或教学目的的,无论是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的,还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几乎任何一本汉语语法书、教科书,都包括了“助词”这一词类。不过,从所指对象来看,各家对助词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人(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等)还是以传信、传疑为标准,认为助词主要就是一些在句末或句中起强调语气和情态作用的虚词,现代汉语中主要就是“啊、呀、吧、吗”等;有人(陈望道《文法简论》等)则将范围加以扩大,将那些在句首或句中传信、传疑的辅助性词语,譬如“难道、索性、究竟、也许”等,也归入助词;还有人(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等)则又将助词范围扩大到了“了、着、的、得、所”等虚词。此外,有人还将表示方位的“上、下、里、外”,表示趋向的“上、下、上来、下去”,用于构词的“子、儿、头、老”,等等,也都归入了助词。^①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制定《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时,张志公等学者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语气助词、结构助词、时体助词三分的汉语助词词类系统。这一观点在一段时期内相当流行,并且被普遍采纳。当然,这种助词观之所以比较流行,主要是因为此后中学汉语

^① 参看吕叔湘(1984)。

教学语法系统的广泛推广,行政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21 世纪 2018 年的今天,上述分类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譬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2016)、《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3 版,2014)基本上还是以这种助词分类法为基础的,尽管也增加了一系列助词小类。

差不多也就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人们越来越觉得“啊、呢、吧、吗”一类语气助词同表结构、表时态、表比况等类别的助词,在性质和功用等诸方面都不太相同,明显地缺乏共性。尤其是结构助词和时体助词主要是附在词和短语后面表示结构关系和时体意义的,而语气助词主要是位于句末或句中表示语气情态和交际功用的。于是,有人开始倾向于将语气助词从助词中分离出来,另立一类语气词。这种观点一开始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响应,但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阻力。随着研究的深入,语气词单列的观点逐渐地为语法学界所接受。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尽管还没有完全统一,但几部较有代表性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譬如胡裕树,黄伯荣和廖序东,张静,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等主编)和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书(朱德熙《语法讲义》等)都已经将语气词独立了出来。

这样一来,尽管古代汉语的语气词和现代汉语的语气词本来就属于两套不同的系统,但不管怎么讲,马建忠当年创立的“助字”主要是一些用以传信、传疑的“矣、耳、乎、哉”等语气助词,而发展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多数语法书、教科书却已将“啊、呀、哇、哪”等表示语气的虚词排除在助词之外了。也就是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汉语助词所指的对象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更迭与转变。严格地讲,现代意义上的“助词”同马建忠所说的“助字”在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充其量只不过在历史上、名称上有着一一定程度的发展渊源和继承关系而已。

二、助词的性质、范围与类别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的三十多年中,汉语语法学界虽然对另立语气词似乎并没有太多异议,可是各家对现代汉语助词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各家所说的“助词”,虽然大致都包括时体助词、结构助词、比况助词等基本的类别,但各家所分立的小类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每一小类的内部成员也多寡不一。近年来,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凡是不宜归入其他各类虚词的、功能和用法又比较特殊的辅助词、小品词,就往往被归到助词中去安身。所以,可以这么说,现代汉语助词似乎成了汉语词类划分中剩余虚词的“收容所”,成了一个“收容‘编余’的杂类”。^①这就使得现、当代汉语的助词存在着以下互有关联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助词的小类和具体的数目已经并且正在不断增长之中。譬如,20 世纪 50 年代时一般只分结构、时态和语气三类;而现在虽然一般都没有了语气类,却增加了时制、比况、表数等小类。又譬如,同样是北大的语法体系,同样都不包含语气词,1982 年出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收有助词 33 条,而 1998 年出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则收有助词 40 条。按照本书的研究体系,现代汉语助词已经多达八类 67 个(分析详后)。

其二是助词内部各小类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明显地缺乏作为一个词类的共性:有的用法复杂多样,有的相对简单明了;有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有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有的具有一定的替代或指称功能,主要显示结构关系;有的只有辅助或连接功能,可以表示衔接关联。有的还存有一定程度的词汇义,可用于表数或列举;有的则具有话题标记功能,主要用于话语交际。总

^① 参看吕叔湘(1984)。

之,由于虚词“编余”的特点,助词小类之间缺乏基本的共性,即使是同一助词小类中的一些成员,也常会具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内部缺乏统一、协调的一致性。

其三是助词与其他词类,譬如副词、连词、语气词、代词、方位词,甚至词缀(affix)“阿、老、子、头”、附缀(clitic)“上、中、间、于”等的界限,有时也很难截然分清,存在着一系列纠葛、交叉甚至模棱两可的现象。

如果说现代汉语各类助词之间尚有一些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在功能上,它们都是附着的,大都是后附的,少数是前附的;在作用上,它们都是辅助的,是用来辅助各类实词、短语和句子的;在表达上,它们都是以表语法意义或范畴意义为主的;在读音上,它们大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音变,有相当一些要弱化并读成轻声。据此,我们似乎可以给助词下这样一个定义:助词是附着在词、短语或句子上的,虚化、黏着、定位的表示各种特定附加意义的虚词。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现代汉语的助词,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加以细化,深入到每一个小类的内部,甚至每一个特定的助词,结合各类助词及其相关的实词,尤其是相关的构式与格式,逐个地、逐类地加以探讨和剖析,揭示其基本功用和个性特征,然后再从总体上加以比较和总结,从而找出各个助词乃至各个助词小类的共性及其内在规律。

就现代汉语本身的语言系统和表达功用而言,助词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类,然而,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看,助词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类,因为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一般都没有“助词”这样一个词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不同的语言类型和语言特点造成的。由于汉语是一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分析性语言,许多在印欧语中可以通过动词、名词、形容词或其他词类的屈折变化形式完成的语法任务和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在汉语中往往要通过分析手段——添加助词及其他虚词来完成,所以汉语的助词比较发达。从语言进化的角度看,也可

以这样认为,作为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汉语中表示各种关系和功能等语法范畴或情态范畴的词语,其语法化进程仍在进行之中,或者说还有相当一些以表示各种特定功能意义为主的词语,还处在继续虚化的初级阶段。可以肯定地说,助词是汉语各类虚词中最具汉语类型学特点的一类,同时又是与各类实词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而且还是汉语中比较活跃、相对能产的一类虚词。尽管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汉语助词确实缺乏立类的语法依据,但是通过对汉语助词的深入学习与研究,不但能够掌握一系列汉语句法-语义的表达方式,而且还能有效地了解汉语本身,尤其是汉语语法的特点。

就具体范围而言,现代汉语助词是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封闭的虚词词类,其绝对数量相当有限。根据前辈和时贤的研究^①,参照本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依据比较宽泛的标准确定的现代汉语助词的动态范围,总共有 67 个。根据各个助词的功能和用法,大致可以将这些助词分成八个小类,每一类又各分为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两种:

	助词类别	典型成员	非典型成员
1	时体助词	着、了、过	着、将、中、间
2	时制助词	的 ² 、来着	来 ¹ 、以来
3	结构助词	的 ¹ 、地、得	之、所、个、到
4	比况助词	似的、似地、一样、一般	样 ¹ 、般
5	摹状助词	状、相、样 ²	貌、式、型、态
6	表数助词	第、来 ² 、多、把	初、老、开外、上下、左右、前后
7	列举助词	等、等等	云、云云、一类、之类、之流、者流、一流、什么的、啥的、的 ³
8	限定助词	们、连、给、被	来说、来讲、来看、说来、而言、的话、则已、与否、起见、再说

^① 参看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1982)、武克忠主编(1992)、侯学超编(1998)。

比较而言,典型助词与非典型助词的区别在于:首先,典型助词的虚化程度相对说来较高,尽管还留有些许词汇意义,但主要都是以表示语法意义和功能意义为主的,而非典型助词的虚化程度还不够高,有些还带有比较明显的词汇意义的痕迹;其次,典型助词一般都具备现代汉语助词的多方面的句法-语义特征,而非典型助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具备现代汉语助词的语法特征;最后,典型助词一般都适用各种文体和场合,比较常用和普及,而非典型助词使用范围通常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还有两类准助词:一类是表时态的准助词“上、下、起、开、上去、上来、下去、下来、起来”等,这一类词都早已从趋向动词中分化出来了,当然也可以称之为趋向词;再一类是充当话题标记的准助词“嘛、么、呢、啊”等,这一类词表达的功能与句末语气词明显不同,当然也可以归入语气词的特定功用。就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不管是典型助词、非典型助词,还是准助词,只要具有研究的价值,只要作者有所心得,基本上都在我们讨论之列。

三、助词与其他词类及词缀、附缀的划界

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汉语助词自身的性质特点及其建类形成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助词同其他一系列虚词,包括一些词缀、附缀存在着纠葛,需要划界分辨。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辨析,以廓清汉语助词的范围,进一步阐明汉语助词的性质。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

a. 词缀还是助词。有人认为“第、初、老²、们¹”应该归入词缀。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词缀都是附在语素前后,用来构词的。譬如“阿、老¹、可、们²、子”等,可以分别附在词根的前后,构成“阿哥、阿婆、阿姨、阿 Q”“老鼠、老虎、老婆、老师”“可爱、可恨、可怜、可怕”“哥们、娘们、爷们”“桌子、椅子、凳子、棍子”等单词。而“第、初、老²、们¹”等,主要是附在单词前后,用来构形的,譬如可以分别构成“第一、初五、老九、战士

们”等准短语。而且,它们有时还可以附在短语的前后,譬如“第一千零一夜”“教师和学生们”。此外,真正的构词词缀,如“阿、老¹、们²、子”往往要读轻声,而“第、初、老²”则一般不读轻声。总之,在现代汉语中,“第 X”“初 X”“老² X”和“X 们¹”等,都不是词汇学上的单词,所以“第、初、老²、们¹”都应该归入助词。

b. 附缀还是助词。与词缀相比,附缀语音上附在词上也可以附在短语上,词缀只能附在词上;附缀多有自己专用的词类属性,而词缀属于词内成分,没有词类属性。也就是说,助词是虚化、黏着、定位的表示一定附加意义的虚词,本身都具有各种独特的句法语义功能,词缀是用于构词的、可以类推的词内成分,而附缀是汉语中一部分虚词和准虚词向词缀过渡的中间阶段。所以,我们认为,像“有利于、取决于”的“于”,“思想上、理论上”的“上”,“简直是、可不是”的“是”等,都应该归入附缀,而不是助词。

c. 连词还是助词。助词“之”和“的”的最大区别就是“的”可以后附,可以完全脱离中心语而组成“的”字短语,譬如“我们的、中国的、卖菜的、碧绿的”,等等。至于“之”,尽管现代汉语已有“之上、之下、之间、之中、之一”等单词,但“之”一般不能前附组成“之”字短语,所以有学者认为“之”应该归入连词。然而,作为一个连词,就必须始终位于前后两个连接成分之间,绝不能脱离前后任何一项而依附于另一项。可是“之”虽然不能后附,却可以脱离修饰语而直接前附中心语。^①

此外,有的辞书(侯学超编 1998)已把“再说”等都归入了连词,认为“再说”可以表示在已有理由之外,追加一层理由。譬如“北京这么大,再说你也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你上哪儿去找他”。其实,现代汉语中与“再说”类似的,可以兼表关联功能的词有好几个,譬如“的话、则

① 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部分。

已、与否、起见”等。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考虑,将这些具有连接功能的“的话、则已、与否、起见、再说”等词归入后置连词,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研究视角(参看付琨 2009),但是,具有后置连接功能也可以认为是汉语助词的一项重要辅助功能,所以,这几个词当然也可以归入助词。其实“的话、与否”等词,在《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侯学超编 1998)中也是被归入了助词的。例如^①:

(1) 她不在家的话,交给她父母亲也行。(肖全《我们这一代》)

(2) 只要有阳光、有水,就能生长、就能开花,至于盛器的华丽与否,是次要的,一切不在外部,而在内涵。(程乃珊《蓝屋》)

d. 代词还是助词。“所”“等、等等”确实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所”可以构成“所”字短语,譬如“所爱、所学、所用”等;而“等、等等”也可以替代列举时省略的部分,譬如“人脑的成熟,人手的形成,语言的产生等,都是长期劳动的结果”。所以,有人认为“所”“等、等等”可以归入代词。^② 本书之所以认为它们还是助词,主要有两点理由:其一是现代汉语中具有一定替代或指代功能的虚词和实词还有不少,譬如“的”字短语中的“的”(红的、蓝的),序列词“甲、乙、丙、丁”(甲方、乙方),充当宾语的“数词+名量词”(买一包、称两斤),等等,都没有因为具有指代功能而归入代词,所以,“所”“等、等等”当然也无须归入代词,因为这种替代功能实际上都是一种篇章层面上的语用功能。其二是“所”“等、等等”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替代功能的。试比较下面两个“所杀”:

① 本书的例句,论证成分,下画实线。凡是()内的词语,是例句原有的词语,外加()表示可省去;凡是[]内的词语,是例句原无的词语,外加[]表示可补上。

② 参看杨淑璋《代词“等”和“等等”的一些用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1期)。

(3) 屠城十日,杀人逾万,所杀均为无辜。(王思治《清史论稿》)

(4) 且前夫已为奸夫所杀,愈发肆无忌惮。(《民主与法制》)

前“所”有替代受事的指代功能,“所杀”就相当于“被杀的人”;后“所”只有协调音节的辅助功能,“为……所”构成被动结构,“所杀”就相当于“杀害”。同样,“等、等等”也有只表示煞尾,无任何替代作用的用法。再比较下面两个“等”^①:

(5) 元妃匍匐在地,战栗地说:“虽然这是圣上谕旨下来之前送来的,臣妾等确是罪该万死……”(刘心武《贾元春之死》)

(6) 中国古代有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中学历史》)

前“等”具有一定的指代功能,而后“等”只有煞尾功能。

e. 助词还是方位词。对于后附于数量词语的“上下、左右、前后”这三个词,目前通行的语法书和工具书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们仍然是方位词,有的则归入表数助词(侯学超编 1998)。本书认为,归入表数助词更加合理,因为考虑到这三个词虽然同方位词存在着渊源关系,但是在功能上却比典型的方位词更加虚化,具有更强的后附性和黏着性,并且有些读音已经弱化。尤其是不能像典型的方位词那样与介词前后配合,构成“介词+方位短语”格式。而且,在表达上,这三个词也不像一般的方位词,既可以表空间关系,也可以表时间关系,大都只能表示数量、时间、年龄等关系。比如:

三十五岁上下、六十厘米上下/二十公里左右、两公斤左右/五一前后、张榜前后

^① 参看本书第五章第四部分。

总之,以往有些语法书和工具书将其归入方位词而不是助词,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认为“上下、左右、前后”同一般意义上的方位词“上、下、左、右、前、后”等在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性。然而,从句法功能和表义效果看,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来²、多、把、开外”等表概数的助词,所以,还是归入助词比较合适,尽管不是典型的助词。

四、助词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有关助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微观的研究与辨析,宏观的调查与考察。《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汉语助词(主要是一些语气助词)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对一些常用助词的语气和情态,传信、传疑功能进行归纳和描写,以及对某些助词的特殊用法进行介绍和说明。总的说来,早期的助词研究范围比较狭小,描写过于琐细,大都带有随文释义的训诂学色彩。20世纪50年代以后,某些助词的研究,尤其是结构助词“的”以及“的”和“地”等分合问题,引起过语法学界广泛的关注,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文章。不过,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及当时特定的研究氛围的制约,除了少数成果比较突出之外^①,总的说来,助词研究并不很深入,涉及的面也不算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而言,汉语助词研究业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人们对助词的研究已不再满足于以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来对一个一个常用助词,做出就事论事的分析,词典式地列举各种用法,而是尽可能从系统论的高度,结合相关的语法范畴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同时,也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句法结构关系分析,而是尽可能地把句法功能同语义、语用研究融为一体,力求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语言理论,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实例调查,把动态的研究和静态的分析结合起来,在

^① 譬如朱德熙(1961)。

更高的层次上,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考察助词的功能、意义和用法,寻找助词及相关格式与各种语法、语义范畴之间的对应规律。

譬如有关时体助词“着、了、过”,结构助词“的、地、得”的研究,这些年来,人们结合时制、时体、时相三维系统,定中、状中、中补三种不同的句法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的这两类助词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①与此同时,其他助词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有关时制、比况、表数、摹状等其他助词小类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总之,在助词研究的微观领域,对一些常用助词的考察和研究,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语言理论,结合各种相关的语法范畴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仍然是汉语助词研究的主体,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和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包含某个助词的格式义同该助词本身的意义相混淆的做法仍然存在,尚待改进。

宏观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有关助词的范围。究竟哪些词应该或者可以归入助词,而哪些词不应该归入助词或者需要另立词类。这方面吕叔湘的《助词说略》和刘叔新的《关于助词的性质和类别问题》是两篇很有见地的总结性文章。刘叔新认为,确定助词的范围,“应符合两个原则:(一)能从全部被统合的单位所具有的语法意义中,概括出一种共同的语法意义——词类意义范畴;(二)所有被统合的单位都具有某种区别性的语法特点。符合这两个原则,才能保证称为助词的词类具有特定的语法作用而区别于其他虚词类别,使这个词

^① 参看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合编(2002)。